

听湘妹子讲“湘妹子的长征”四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今日女报/凤凰网特别推出报告文学连载



作家余艳（左四）与张家界当地的作家们在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地刘家坪留影。

一个人的长征

文/余艳

人见人怕的“叫花子”

殷成福知道自己要一个人长征，是在茫茫草地上、漫漫荒凉里。

她被二三十个身穿藏服、留着长发、像厉鬼一样嗷嗷尖叫的藏人土匪围击，被有准头的黑石头和噼啪疾响的马鞭击中，昏死过去不省人事。醒来后，身边横七竖八躺着的早没了气息的战友中，找不到儿媳大梅、女儿幺妹。她就知道——天地间只剩她一个人了！

“大梅、幺妹呀，你们在哪儿呢？”漆黑无边的旷野，没有回声。殷成福没有任何过渡，是直接呼天抢地的叫喊，悲彻心骨的嚎哭。人像哭死过去，死去又昏昏醒来，活转过来又揪心扯肺地接着哭嚎，直到再也发不出声，直到再也流不出泪……

不知又过了多久，殷成福突然想起老嗨侯昌任那顿告别饭上说的：“万一有闪失，就是讨米当叫花子，一路爬也要找队伍。”找到部队也就找到亲人，对，一个人也要长征！

殷成福不知哪儿来的力气，跌跌撞撞、走走爬爬。这就开始长征了？可哪里是路，前面队伍走过的路在哪儿呀？

殷成福慢慢辨认着无边草地上的一切：留下的子弹壳、架锅烧火的残灰、饿极的人扯过的野草，最重要的是，不时能见前面部队留下的牺牲战友。这些人中，有战死的、饿死的、病死的。她就以牺牲战友摆放成的线做路标，辨认着队伍前进的方向。直到走出草地，等到有人烟的地方，她已完全变成一个人见人怕的“叫花子”。

讨饭用的打狗棍是她的贴身武器。这天天黑了，她在路边背

风处歇下。半夜给撕扯醒了，睁眼一看，只见绿莹莹的“鬼火”正围着她转。鬼火怕什么，死人堆里出来的还怕你？爱转就转转吧，倒头又睡。再过一会，有长长的舌头在她脸上舔，她一下坐起来，定神一看——十多只野狗正围着她转，还没兴趣下口是没找着可口的肉。殷成福一下火了：地主恶霸、国民党、土匪不给我留活路，连你们这些畜生也欺负我？她突然蹦起，扬着手中的棍向野狗群里冲去。再闭眼横心、发疯似的旋转着打。野狗群没见过这不要命的，吓懵了迅速结队逃去。

殷成福望着它们逃窜的膘肥体壮的背影，才一屁股坐地上，哭开了——我一个瘦骨伶仃的孤老女人，有啥吃的嘛，呜呜……吃在嘴里还硌牙呢，呜呜……

也就哭了一阵子，殷成福突然忆起英子（军政治委员任弼时的妻子）曾说过的一段话：我们革命者不靠别人同情，不要别人施舍，要靠自己奋斗。打击敌人，保存自己。遇到挫折，伤心没用，退却更不可取，冲上去跟他们拼！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欺，再不拼，他就要你的命！

是啊，敌人是这样，狼狗也是这样。殷成福懂得，这时候单枪匹马，她的敌人还不止是国民党，还有野狗、灾难，那些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和不是敌人的——对手。

大难不死

起风了，走了一阵子，浑身发热，微风吹来刚感觉凉爽。一刹那阴暗的天。

天上卷来一道黑色的幕布，天地立刻合成灰暗的一体。徐徐的微风，也一下变成怒吼的狂

作者简介



余艳，湘妹子，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出版18部个人专著，文学、影视影视作品共500多万字。代表作：《板仓绝唱》《杨开慧》《后院夫人》三部曲等。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徐迟报告文学奖、2013年报告文学年度奖和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湖南报告文学一等奖、《人民文学》新秀奖等国家和省级奖项十多次。

上期回顾

为了鼓励肚子高高隆起的儿媳大梅走出雪山、保住血脉，殷成福经常讲队伍里那些身怀六甲坚持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的故事给她听。殷成福很清楚，要保住侯家血脉，必须在意志上让儿媳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终于，在她和幺妹一路悉心照顾下，她们走出了茫茫雪山。然而，意想不到的灾难突如其来，在过草地的时候，她们遭遇了藏人土匪的围攻，殷成福昏死过去，大梅和幺妹被土匪抢走卖给有钱人做小。幸运的是，大梅被好心的罗巴喇嘛买下，顺利生下儿子。大梅在寺庙里把儿子带到一岁多，幺妹逃出来与她结伴继续寻找部队。临走时，她们留下一封信和红星兜兜。信上说：孩子叫侯德明，是湖南大庸人。

2005年清明节，“小小红军”侯德明老人终于回到大庸——今日的张家界，在奶奶和爸爸的墓前跪下……

风。空旷的黄土丘上，“千军万马”在你死我活的“搏斗”，滂沱大雨劈头盖脸地鞭打下来。

殷成福泡在雨里水里哆嗦着、颤抖着，却仰头饱饱地喝着、填饱了。也怪，冷热疼痛已没了知觉，任何天地万物给予的都成恩赐。伤风感冒呢？头疼腰痛呢？什么时候灾难全变成超级力量、浓缩能量了？老天不是使尽招数考验我、修理我吗？来吧，再来！

要不，老天——你就是混蛋！你就是败将！

殷成福这一仗是一定要赢！她不会忘，一家八口长征是她带着集体请缨的。

所以啊，殷成福你没有退路！就用单瘦的身体，与灾难抗衡，与敌人抗衡，与未来抗衡！殷成福终于在废墟上、灾难中真正站起来，与天地抗衡她都不怕了！

然而，每每这时，她都怀念失散的队伍。也是下雨，行进的队伍常响起阵阵歌声；寒冷中，大家靠在一起，用各自的体温互相取暖。对了，还有那个并不大的脸盆三双脚挤挤挨挨地泡进去，那是大梅、幺妹最幸福的时候……

当然，她有时也会想想湘西老家，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清澈碧绿的河水静静流淌。冷风吹来，河面上掀起鱼鳞样的涟漪，扬着白帆的木船驶向远方。一群群鸭子发出嘎嘎嘎的叫声，不时地翘起尾巴把头伸进水里觅食。尤其红军到来后，河边的沙坪里总传来正操练的红军战士整齐有力的刺杀声……

修炼不够、磨难不到，好东西是不会轻易给你的。

接下来，殷成福再遭遇被狗撕咬，又被马步芳、马鸿奎的那些兵顺手推下路旁的天坑，好在被坑边的石头挡住，被路过的老乡救起……

一坎接一坎，一难又一难，殷成福能一一趟过，在精神上开始如履平地。因为她心里想着盼着那些好日子。像半年前老嗨哼进哼出的“土地歌”，唱的就是那好光景。

“正月里来是新春，红军发我土地证。四四方方一张纸，圆圆巴巴碗大的印。千年土地回了家，翻身长工喜洋洋。”

离开红军比离开了亲娘还难。亲娘只给我们身子，红军给了我们灵魂。殷成福记得在家的時候，三里路以外的事情都不晓得，没有远远的……什么？她卡壳了，想半天想不起来。算了，做梦去。对，梦，是——

梦想！殷成福为自己想起这个词在心里欢呼雀跃。“梦想连着理想”，是蹇先生的话。

她现在才体会，如果没有寻找红军的理想，她死了倒轻松了；红军若没有走出长征的梦想，革命到底就是一句空话。解放穷苦大众是他们的理想，穷人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们大家的梦想。今天吃苦受罪就是要实现这些梦想理想。再想想，原来在家受那么多欺压，多少次都觉得活在世上不如死了好。自从参加了红军，短短十个月，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许多许多的事儿要做，不仅为自己，是为天下的穷苦百姓。殷成福就下决心：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我绝不离开红军。就是爬，也要爬回部队！

“大脚板”的抗争

这天，殷成福又遇沙尘暴，她躲进一小洼地，缩成小小的一团。你爱闹不闹，我正好歇会儿，脚板是真疼啊！

一双天生的大脚板，殷成福这辈子就没有让她服过输的路。曾经，一百多斤山货挑起就走，靠脚；前后各一娃儿背着扛着走，靠脚。老嗨侯昌任年轻时就说“老侯家就从这双大脚板起家发达哟。”

大脚板，脚板大，大脚板的女人苦娃娃……



余艳采访女红军战士戴桂香的孙子贺建军。

殷成福突然哼出一首歌谣。还真说对了，有一双大脚却命比黄连苦。其实，殷成福打小就被缠脚。因为长得乖致，是个美人胚，不缠脚可惜了一副好身条、一张好脸蛋。可爹娘缠，转身她就放。脚没缠小，收放中倒“突突”地长成一副大脚板。为此，无可奈何的爹娘狠狠地丢下一句话：长大了看谁会娶你？

自己的幸福自己争，殷成福是自己把自己嫁了。

为葬爹，母亲把10岁的她卖做童养媳。狠婆婆不把她当人，打骂是常事。

(下转 A08 版)